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Evelyn Conlon

TELLING

# 倾诉

[爱尔兰]伊芙琳·康伦 著 张琼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Evelyn Conlon

**TELLING**

# 倾 诉

[爱尔兰]伊芙琳·康伦 著 张琮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9264

**Evelyn Conlon**

TELLING © Evelyn Conlon, 2000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Shanghai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倾诉/(爱尔兰)伊芙琳·康伦著;张琼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短经典)  
ISBN 978-7-02-013939-2

I. ①倾… II. ①伊… ②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2732 号

总策划 黄育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杜玉花  
特约策划 任战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143 千字  
开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张 6.875  
插页 2  
版次 201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978-7-02-013939-2  
定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 目 录

001	倾 诉
006	孪生之声
014	夜不归宿
030	公 园
044	真彩深红还有，苏珊……
056	漫长的跌落
064	有点儿偏僻
079	旅 行
091	照迈克尔的意思
099	复活格特鲁德
108	两段好时光
114	车里看车外
126	还有，苏珊
132	比阿特丽斯
147	出生证明
174	轻 罪
188	去公园的日子
197	最后的告解
207	逃离凯尔特虎、世界音乐及千禧年

## 倾 诉

一位非常优秀的爱尔兰作家给一群初涉文坛的作家开了个写作研习讲座，都是女作家。他是这行的翘楚之一。翘楚共有十二位。M 心想，幸运的是，十二位中有四位是女性；而不幸的是（因为当时她认为决定事态的仅仅是运气，毫无计谋可言），没人知道十二位中有四位是女性。她为自己能与这位作家共处一室而高兴，并非因为觉得自己真能从他那里学到点儿什么。倒不是说此人没啥可传授的，而是因为她并不想从他的所知中有所收获。她在写作上算是半路出家，目的是想从更高处看到更好的风景。不过她还是很开心，因为他真的在对她们发言，尽管关系遥远，并不针对她个人，而且他的谦卑令她大为惊讶。

除了 M，房间里还有其他八个人。其中一人希望创作长篇小说，三个是写短篇的，她们早已倾心于这种苦涩而又亲密的文体形式，还有两位准诗人、一位诗人，另有一位希望当剧作家（她没戏的，如果剧作家最根本的素质是能把戏搬上舞台的话）。应该还有其他人，不过 M 记不得了。其中一位短篇小说爱好者是个女同，她诚恳、开朗，见过常人未曾听闻的事情，每周四晚上都举办女性迪斯科舞会。那位大作家问了她很多问题，她来者不拒，仿佛明白对方想知道些什么。他倒没有对 M 有太多评价，因

为她喜欢坐在不被人关注的角落里。诗人们请他删减诗作，他根本没空注意别人，而谁又能知道那个要写长篇小说的是否真想以此维生，谁知道她除了一连串名目或品牌之外是否真能写出一本大部头书来。午饭过后艳阳高照，这种阳光明媚居然能发生在爱尔兰实在是太突兀了。因为大家都早已在自我彰显和相互表现的努力中疲惫不堪，此时倦意袭来，还有几个人感到大腿发痒。于是大作家讲了个故事，并告诉大家该如何把故事写下来。

在爱尔兰西部，一男一女结婚了。他们有了两个孩子。男人很少回家，因为夏天他和游客们在一起，带他们观光，要尽心尽职。游客们觉得他棒极了，假期结束后，哪怕过了个把月，就算回到英格兰中部或是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大家也会不由得想起他来。到了冬天，他就在自己贫瘠的小农场里干点活儿，但大部分时间他会在酒吧里，那里可比在家里要开心。酒吧里很幽暗，不过其他地方也到处很幽暗。关门时的灯光和吉尼斯啤酒让他感到郁闷，当然了，回家更让他苦恼。每天夜里他关上门后，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因为尽管周围的公路上都有标识亮着，告知人们这里是邻里监督区<sup>①</sup>，但这并不意味着邻居们真的会相互监测。如果有陌生人在此殴打女人，那无疑是严重事件，不过居民在自己家里的行为则是个人私事。于是就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当孩子们到了不再绕膝玩耍、不再需要人时刻关照安全的年龄时，女人开始在邮局里打零工。她很喜欢那里的工作，和不同

---

① 邻里监督区（Neighbourhood Watch area），指的是该区居民有监督交通及邻里安全的义务。

的人打交道让她兴奋开心，使她想起了自己曾经有过的愿望。它们并非什么古怪想法，都是关于与相配的男人过平静安适的生活，而这个男人会不时地逗她笑，爱她，但又不必唠唠叨叨地总提起这事。邮局是最理想的地方，因为她能在小本子上看到稳定的存款，看到几镑钱轻松地转过来，数字一点点上升真令人开心。从第一周起，她就把一部分工资存在账户里，最好是从第一周开始，这样买点儿好东西时余额就不会一下子少到让人怀疑。她都能给偷银行的当顾问了。孩子们靠着一条无形却依然在发挥作用的脐带的喂养渐渐长大，同样地，她的存款也在慢慢增长。经过两个旅游旺季的夏日，还有三个难熬的冬天，钱的数额变得可观起来。虽然并不多，但能支付破旧公寓的租金，房间里足够放下三张不算宽敞的单人床，一张是她的，两个孩子过来时也能各有一张床。是的，孩子们会来看她，因为她没能力把他们带走。还不行。

到了春天，她离开了家，也离开了孩子们。暂时是这样，直到她有能力让孩子们一同搬去某处居住，而那里与他们的平房相比不要过于寒碜。她的名字叫霍普<sup>①</sup>。她离开了，也撇下了孩子们，因为家中不亮灯的走廊里发生的事情实在太不幸。家里的灯始终是坏的，无论她怎么反复修复，可不是灯泡不见，就是开关莫名其妙坏掉，或是插头碎了。

过了几个月，丈夫允许她下午回到平房里。这样孩子们放学回家时她就能在家。也许无事可干时她还会为他沏点儿茶。她为

---

① 英文原文是 Hope，意为“希望”。



每晚都能见到孩子们而欢欣不已，甚至为此好好打扮梳洗。当然了，她每天早上也能见到孩子们，她出现在学校外面，给他们带些午餐的加餐食品。这很方便，因为学校离公寓到邮局的主路只有一英里。她的存款本来很快就会减少，不过她竭力省吃俭用。可钱还是不够，法律又不在她那一边。

当一位冷漠拘谨的姨妈留给她一笔遗产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姨妈完全了解外甥女的境遇，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周改变了遗嘱。谁会想到一个缄默内向的人内心会有如此狂澜？惊讶过后，她有了更为合理的反应。一阵胜利的狂潮席卷而来，她满脸通红，体内暖意融融，像永生的火焰在心里点亮。女人开始小心翼翼、隐秘地实施自己的计划。她把安排告诉了孩子们，声音压抑不住兴奋和喜悦。可不能让她丈夫知道这事。

但是镇子很小，她走了大运的消息不胫而走。她没料到丈夫已经察觉了此事。那天是周四，本来是她逃离前的最后一周。当时她正在平房里烤面包，背对着门，一边解答孩子们的作业问题，什么加法、减法、战争等，这时丈夫走了进来。他命令孩子们出去，由于小孩常常不知就里，也就照做了。她把葡萄干放进黑面包里，一边转身望着他，一只手还在放配料。

“你要是再走出这扇门，”他说，“我就杀了你。”

女人明白他这话的意思。他可没料到会有忤逆，因此当她走到门边时，他以为她只是在屋里换了个位置。可是她夺门而出，用尽力气飞奔。他拿起枪——这枪他常用来和游客一起射击，然后瞄准目标，一枪射穿了她的后脑勺。等人们赶来时，她手里还抓着面包和葡萄干呢。

大作家咽了口唾液。“这是真实的故事，”他说，“你们可以用它，我不想要了。你们的故事就在面包和葡萄干里。”

M 和其他人瞪着他，都觉得嗓子眼里哽咽得难受。愤懑浓重得令人难以自己，不知所措。

“就讲到这里。”他轻快地说着，一边走出房间，早已不在乎所有人的目光。

这个故事当然不在葡萄干里，它就是他对着一屋子女人讲述出来，并觉得存在于此的一个故事。或者说，不仅仅是故事。令人惊讶的是，听众中有些人，也许是那几位诗人吧，居然没哭，或者，其中一人，也许是那位长篇小说作者，居然没有用画笔去攻击他，而那只画笔是未来的剧作家备着用来做道具的，正好放在手边。但症结不在那个故事，而是大作家对那群初涉文坛的作家说的话。但不对，好像都不是，也许是在于你的想法，即关于她们对他的想法究竟是怎么看的。

## 孪生之声

我俩小的时候，我知道在我和哥哥之间人们更喜欢我。我很安静，人们都喜欢安静的小孩，我就学会了扮乖。我早明白应该举止有礼，并努力时时处处要做到。

“你想吃什么，达米安？”

“面包和果酱，谢谢。”桌上有什么，我就答什么。

“那达拉呢，你要来点儿不同的东西吗？”

有时候达拉会强迫自己说：“一样，一样的就行。”可是我知道他心里憋死了。他就是想和别人不一样。

“是吗？”他们会问他，就是不让他得歇，想让他与众不同。

我很为哥哥难过，但没办法，别人就是更喜欢我，事实上是更爱我。我俩是双胞胎，孪生兄弟，一模一样的。不过只是相貌长得一样。到了九岁，大人们从言行举止就能把我们区分开，因为我们的仪表礼貌完全不同。我的声音与乖巧孝顺相得益彰，相反的是，达拉说话时的口气就显得粗糙强硬。

在操场上，当男孩子们弄错了对象要来打我时，达拉总是会跑过来，于是大家便四散而去，要么是让我俩阴谋诡计得逞，要么突然返回，好像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似的，盯着他，带着异样的恶意，因为他们最讨厌把我俩搞混。达拉真的很会打架。如果

只剩下我俩，他会和我待上一会儿，而后再溜去踢足球，他对足球可上心了。没等他开溜我就会催他走，不过这得是我的脑子足够灵光时才有的。如果是我反过来这么救了他，我肯定会说，你没事吧？不过达拉从不言语。

小时候的事情多得不计其数，我都记得。不过这些事对于我好像并不那么重要。我都能记起来核实一番，就像你查找文件一样。没错，就是达拉，当天的各种细节也都吻合。我知道自己的童年仅仅是一间等候室。自打我像乖孩子一般坐进去，拿着粉笔写字，学着怎么得体地接受表扬时，我就明白有什么在等待着自己。

我们以同样的速度成长，甚至连长牙齿都同样进度。母亲尽心尽职，她让我们穿相像的衣服，但也并不完全一样。我觉得她在布店里买东西会有折扣，因为什么都买成双的，不过她会在新衣服上加点儿小花样，以此区别我俩，例如换个纽扣，衬衫上多缝个口袋，诸如此类。不过没啥用，人们依然把我们搞混，除了她本人和我，没人看得出她的用心。而且，衣服买来后的改动，几天后我也忘了。

我在学校的功课比哥哥要好，尽管老师们也弄不清我俩的差别。他们得让我们坐在教室两头，这么做不奏效的时候，就让我们彼此挨着坐，这样他们就可以一直盯着我俩。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一定是沉浸于某个公式中，想着如何进行区分。我的好成绩与我的言行举止很相配。即便我想调皮，也很难真敢不努力。相反，达拉则发展其他技巧，如抄袭、糊弄人、撒谎等。后来，因为这些伎俩，女孩们和他交往几个月后就会离开他，因为她们

发现他本人与预想的不同。我倒不会让她们感到意外。在学校我乖巧规矩，当然，不适合我的事情我是不喜欢做的，我又不是真傻，不过我最终还是会做的。达拉绝不做。我还真羡慕他。他会深谋远虑。他问我为了拿毕业证书选了哪些课程。“好吧，我选三门和你一样的，另外三门不同的，你替我去参加那不同的三门课的考试。”

他连日程表都排好了，那三门课的考试时间不和我的冲突。我从来就没争辩过，这么做也值，省得被踢挨揍。再说也没啥风险，除非他们当天验指纹，否则没人会看出我俩的不同。现在我们那些几乎对称呈点状分布的粉刺也没了。到了学校放假，我们就试着蓄胡子，不过得有一样的红色弯曲的线条。连达拉都觉得这简直荒诞。

达拉在拿毕业证书一事上比预料的要出色。上大学后我们没有选一样的科目，于是有了更多获取毕业证书的战略。为此我也明白了一些门道。我明白了人不可貌相。姑娘和他结交几个月后还是会离开他。不过他也开始学习，不是从书本中学，也不深入，他太忙，没时间这么做，但是表面文章他还是搞得定的。

我们在假期里打工。我在报社干活，达拉送邮件。我觉得是时候自行发展，分道扬镳了。我投身于严肃认真的新闻事业，关注几千英里之外的各种决定如何影响本地文化，以及我们生活的传统模式、不同文化的相似之处等。达拉则与他邮递的信件上的琐碎信息密切相关起来，那些人们以为是新闻的事情，诸如账单、姨妈去世、宝宝出生、绝交信、足球赛况等。我们之间的关联断了。我怎么可能，尤其是当我面对严肃认真的前景，怎么可

能在乎那些生活中的平淡小事？它们总是以令人作呕的形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不断重复着。不，我可不愿沦陷在这些令人窒息的琐碎中。

对于达拉，我变得越发焦虑，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真相会倾轧过来淹没我。最后一年里，终于发生了一件事，正是这件事救了我们。我俩扮演了《费城，我来了！》里加尔的角色，观众蜂拥而至，因为我们长得像，从而使这部戏有了新的魅力。看着我们，大家明白了何为分裂人格；看到我翻起嘴唇，我俩一起翻起嘴唇，他们意识到秘密的邪恶。我们的表演众口皆碑。导演们要是没法把我们的形象从脑海里抹去，几年里简直没法再上演这部戏。有天夜里，作家悄悄溜进来看，离开的时候显然目瞪口呆，没法相信这居然是他自己的作品。每晚演出结束时，连我们各自的朋友都会在酒吧里混在一起，这对我这边的朋友而言更是不容易。

我们及时分开。我学会调整好呼吸，可别气喘吁吁的。我原以为分开可以、也应该对达拉同样有好处，可是他却不好好珍惜，甚至在浮躁的生活中越陷越深。他试图和我保持联系，但当我在环游真实和思想的世界时，我对他真的没啥兴趣。在电话中，我依然格外有礼貌，听他讲话时总是同时整理自己的书桌，任他喋喋不休。那时我已经是个战地记者，想起当年校园岁月，这当然很突兀反讽。当他为那些个小玩意兴奋不已时，我正为撤军激动。他会流露兴奋情绪，我可内敛得多。

在近东地区的半年里，我压根没有和达拉通过话。我寄了张明信片，解释说这里没法通讯，连邮政都很难。我并不盼他回

复，因为我们写的信几乎一样。我不需要催信，也不想收到那些仿佛自己写给自己的信封。我喜欢没人给我打电话，没人打扰我，没有人和我说起什么长得很像之类的话。我开始树立自我形象。我开朗了一些，这对要清点伤亡人数的我而言确实不容易。当圣诞节探亲假临近时，我已经塑造了一个完整的自我。

在嘈杂拥挤的归乡人潮中，我抵达了都柏林机场。我和周围人一样开心，尽管战地工作让我多了些谨慎，与那个我有意塑造的形象略有出入。我约了达拉在酒吧一起喝酒。我喜欢这种节日的热闹氛围，觉得也许这是我们成年后的一个全新的、合宜的阶段。可是他执意第二天晚上再碰面，尽管我有些勉强，但还是同意了。

那天晚上真是糟糕。当时来了一些老朋友，仍然很拥戴他。他不停地从一个话题聊到另一个，无所不谈，越是无知就说得越起劲。他没完没了地讲起往日，都是些我有意要忘却的事情。他和老伙计们对我流露的不适好像很开心，因为这证明他们已经把我拉下水了。我开始憎恶他的声音，担心自己说话也像他那样。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决不能再这样了，我在洗手间里对自己发誓，那也是我竭力挣扎着要保持点儿自我的唯一场所。假期漫漫无尽头，我都不知该怎么和他，还有所有人相处，包括那些玩意儿，那些故事。为了尽早解脱，我编造谎言，说战事又起，毫无被识破的担心或歉疚。我可不怕他们探究。我察觉到达拉的目光有些异样，可我立刻转开了眼神。等到达机场，我都不确定是否真喜欢自己了。不过登机手续让我恢复了信心。

此后五年，我们之间还是发展了一些正常的手足情谊。出门在外时我偶尔还会说起自己的孪生兄弟，自然是表达我自己的看

法。对那些要质疑我观点的人，我是不会靠近的。我们有更严肃的问题要探讨。我的梦想往往很明确。和往常一样，我和女人交往也没什么障碍。我的生活进展得很顺利。时光如白驹过隙，各人都自有喜好。我遇到了一个特别的姑娘，是一位爱尔兰女子。其实我更偏好外国女人，可世事难料。她是一位救援人员，当时正在休假。她像所有从事救援工作的人一样，尽情享受假期，显然，越是经历过恐惧，就越能纵情畅饮。我迷上了她。她的身材、举止、科克郡口音、蓬松的头发，全都十分迷人。她说她也爱上了我。可是在我们第四次约会时，她甩了我，说我太严肃了，没啥乐趣。我认为她更喜欢奔波在旅途中，而不是到达目的地。我把这话告诉了她，她说：“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不知这女人对我做了什么，此后我和其他人相处起来就不同了。也许我变得优柔寡断，也许别人从我身上感到了恐惧和挫败，我也不知道，总之我一定有了变化。一定是运气变了，因为我还是同样的举止仪态，外表也没变。我越挫越败，每况愈下。尽管我愈发理智清醒，却还是倾听电台里的情歌，想由此获得点儿线索，但始终一无所获。也许找个人聊聊会有用，可是我能说些什么呢？我感到沮丧沉重，疲惫不堪。

这时来了一封信，没想到是达拉订婚的消息。我感到这消息出乎意料，是因为现在我和异性交往有障碍。他！他才是总被人抛弃的那一个。如今似乎情况不同了。我居然在这一点上和他进行比较！他们要举办订婚典礼，只是庆祝一下，并不太正式，不过是喝上几杯，仅此而已，如果我能到场，他们，他本人和梅丽德会很开心的。看来我非去不可了，不知为何，他已经把喝几杯



这种随意的事情搞得很正式。我敢保证那女人一直对他念叨不停，弄得他现在把我完全当回事了。好吧，去就去吧，反正我决定去了。不到我露面，我可不透露半点儿消息。要让他们喜出望外，惊讶到周末计划完全乱了阵脚。

酒会前一夜我抵达都柏林。这事很有趣，不速之客再度返回祖国，就像从后门溜进屋。我入住宾馆，这又是一件在家乡的趣事。我非常渴望在前台表现得专横跋扈，因为听到熟悉的乡音，我感到轻松自在，知道哪怕自己粗鲁无礼，也不会辜负了祖国。达拉准会笑我。又是这家伙，达拉，达拉，达拉。

我走进了一家夜店，还真是转了运。在我看来，玛莉安是个不错的女人，没准还真的很可爱。我太过轻松自在，都没加任何防备。她轻轻松松地就跟我去了宾馆房间，这种事近来很正常，其实很长一段时间这都是司空见惯的。1960年代的宾馆经理从不会突然或一夜间就变得多管闲事。那一夜我们爽极了，之前的禁欲让我小心翼翼又充满兴致。她得走了，不过她答应我明天晚上再见面。我决定带她一起去那个非正式的正式场合，照常是不速而至并携带女伴。她稍有些犹豫，显然之前已经有约，但是接着她决定取消约会。看来我运气不坏。

次日夜晚，当玛莉安和我再见面时，我们都尽量抑制内心的喜悦。走到门口时，她说：“真滑稽。”当时我正暗暗为自己此次回来得意，一边还盘算着怎么显摆，无暇留意她语调里流露的犹豫。我领她进门，并趾高气扬地走在她身后两英寸距离。我用三秒钟时间环顾四周，达拉和他的未婚妻正好与我照面。眼前就是我的孪生兄弟，他的手臂泰然地搭在未婚妻裸露的肩膀上，那个